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駱仲和笑笑說：「這一點老英雄言重了，老英雄進了寒舍，便是舍下的客人，待慢或則不免，但是絕對不會叫老英雄被抬著出門去！」

呂子奇冷笑道：「那老朽太感激了，盛情款待，無以為報，老朽年邁力衰，別的地方盡不了力，祇好替府上當個劈柴的粗工……」

說完將手一揚，一枚錢鏢出手挾著一點金光向前飛去，唯聞錚錚連響，箭靶上一連串的長箭每一支都被攔腰削斷，散落在地上，然後那點光迴繞飛舞，將那些斷箭都反射回來，最後金光飛繞回到他手上時，居然是從木靶後面透心而過，錢眼上插著半支斷箭，正是駱強最先射在靶心上的那一支！

他表演的這一手錢鏢絕技，無論是手法內勁，都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，使得駱家人個個都色為之變，連金蒲孤也暗暗此老功夫卓絕，歎為觀止！

呂子奇裝作若無其事地將斷箭聚為一束，擲在手中道：「人老了，力氣也不中用了，大柴劈不動，祇好劈些小竹枝，麻煩貴管家送到廚房裡去作爲引火柴吧！」

駱強一言不發，接過斷箭，雙掌一拍，盡成碎粉，連純銅的箭簇都振碎了，狠狠地丟在地下，目中射出怒火！

日子奇見他掌下碎鐵如粉，也暗驚他的功力深厚，口中仍不在乎地道：「貴管家不願意跑路，跟老朽說一聲好了，老朽自己也會送到廚房去，這一來豈不是把老朽一番辛苦都白費了！」

駱強冷冷地道：「呂老頭！你這一手錢鏢絕技，的確是值得欽佩，可是你毀了我十二支長箭該如何賠法？」

呂子奇故作訝異地道：「那些箭還能用嗎？老朽聽金大俠說它們不是成了廢物了嗎？金大俠是箭中的權威，射道中的祭酒，老朽想他的話總不會錯的……」

駱強怒聲道：「那些箭不是不能再作爲表演用了，可是用來殺人卻仍是有的！」

呂子奇呀了一聲道：「府上乃積善之家，又不是殺人越貨的強盜窩，要那些凶器做什麼……」

駱強臉色一沉道：「老傢伙！你說對了，老子就是當強盜出身的，今天絕不讓你出門……」

這句話卻真正地激怒了駱仲和，厲聲叫道：「駱強！你也太不像話了，我已經給你保留了多面子，你卻越來越不識體統，還不謝謝呂老英雄的教訓，滾到一邊去！」

駱強神色一變，目中湧出反抗的意念，可是他接觸到駱仲和峻厲的目光後，身於微顫了一顫，連忙向旁邊避去，卻見駱勇與另外近十個大漢，每個人都對他示以怒目，他才無可奈何地打了一躬，勉強地道：「小子無狀，多蒙老英雄教訓，小子當永銘於心，刻骨難忘！」

呂子奇聽他話中有話，也傲然一笑道：「不敢當，貴管家以後再要找老夫時，千萬先打個招呼，老夫雖然不怕死，卻不想死在背後的窩心箭上！」

駱強的目中怒意更甚，可是他居然退了回去，一言不發。

駱仲和這才一笑道：「久聞呂老十二金錢鏢爲武林之絕，今日得睹身手，果然高明……」

呂子奇淡淡地道：「老夫若果真是高明時，也不會叫府上那幾位大管家攔在大門口了！」

駱仲和微一變色道：「那呂老就應該施展絕技，給他們一個厲害的！」

呂子奇還沒有說話。

金蒲孤已搶著道：「呂老掌中十二枚金錢鏢雖多殺手，卻無殺心，爲了不顧殺傷無辜，才不肯輕易出手！」

說完對駱仲和望了一眼，目中頗多不滿之色，明白地告訴他那門上幾個僕人的不法行爲！

駱仲和卻故意避開他的目光，笑笑說：「駱勇，呂老英雄祇憑一枚錢鏢，就表現了那麼多的作用，我倒要看看你一枝箭能玩出什麼花樣？」（一四七）

聽到姐姐說話的口氣那麼慎重，我也不自覺地緊張起來。

「雖然裡村慎太郎是我們的堂哥，但是不知怎麼搞的，姑婆和哥哥都不喜歡他，每次慎太郎一來，哥哥就會心情不好。但是因爲今天要讓你們見面，所以我們特地把慎太郎請來，他的妹妹典子小姐也來了。」

這麼說，姑婆她們希望盡早讓人家都知道我已經回來了。如果這樣做純粹祇是善意的示好，我當然很高興，但是，我覺得其中恐怕還有警告慎一郎的意義存在，不禁讓我的心情變得沉重起來。

「就祇有這些客人嗎？」

「不，還有久野表叔也來了，久野表叔是父親的表弟，」

「他就是當醫生的那個嗎？」

「對，就是他，你知道他呀！你是從美也子那兒聽來的吧！」

「不是的，是在巴士上聽一位叫吉藏的牛販講的。」

「啊，是吉藏，」

姐姐皺了一下眉頭。

「我聽阿島說，昨天有些村裡的人對你很不禮。如果有機會，我會好好地跟他們說，但是，也請你自己要小心。他們雖然都很固執，但並不是什麼壞人，這點我非常清楚。」

「啊，對了，現在我就帶你去過去。」

哥哥久彌住的地方，是位於樓中樓夾層的最裡頭一間稍暗的塌塌米房間。當我們穿過庭院時，園子裡的紫陽花正綻開著，到處充滿欣欣向榮的氣息。到達哥哥的房門口，姐姐推開房門，突然一股無法形容的臭氣襲面而來，我整個人彷彿要暈倒一般。

我記得以前曾經聞過這種臭氣。那是好久以前，曾經在一個因患肺結核而去世的朋友家中聞過這種味道。據說肺結核是祇要治療得當，就可以很快痊癒的疾病，可是如果肺部組織已經壞死，那就是無藥可救的絕症了。難怪姑婆她們說哥哥無法渡過這個夏天，可見得並不是胡亂說的。此時。我爲這個被上天宣告死亡的人感到哀憐，心情也因而更加沉重。

當我見到哥哥時，他卻出乎我意料之外，精神抖擻。姐姐打開開間的門之後，我見到躺在床上的人抬起頭來。以那種病人特有的閃亮得如同泛滿油光的眼神望著我，讓我覺得心頭爲之一顫，但是，那祇是一瞬間而已，然後，他終於露出令人不解的微笑，並且微笑地再將頭放回枕頭上。

哥哥的年齡大我十三歲，照算今年應該是四十一了，然而長年臥病卻使他看起來像五十歲的人。他的全身沒有一塊像樣的肉，皮膚好像直接貼附在骨頭上般骨節骨立，凸出的喉結非常明顯，令人覺得彷彿死神隨時會來召喚他一般。但是，即使如此，哥哥的臉上仍然充滿了強悍的氣息，有一種已經置生死於度外，仍要頑強抵抗某種東西的強烈意志。但是，剛才他那抹令人費解的微笑又代表什麼意思呢。

「讓你們久等了。來，辰彌，請進。」

「辰彌，過來這裡，人家從剛才就一直等你到現在。」（三十四）

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

他帶著我到處走，解說著巨宅的結構，以及每一間房間的用途，和巨宅中積聚的物資的豐富。

在很多情形下，他都指著那個木頭人一樣的人說：「這些，和許多宮廷秘史，全是他告訴我的，所以我才毫無保留地相信他真是建文帝！」

我心中也十分疑惑，在「參觀」的過程中，譬如說，到了一個華麗的大殿中，那人的木然神情，多少會有一點變化，在他們然的神情中，會有一種異樣的表情，像是正努力在追憶什麼，可是又想不想來，那就使得他神情更迷惘。

到快看完整個宅子時，我陡然想起一件事來，立時間齊白：「他曾說，逃到這裡來的時候，有一百餘人？」

齊白點頭：「他確然這樣說過。還說……有陸續死亡的，而他對自己的是什麼時候死的，卻記不清楚了，一捉起來，就像現在這副德性。」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氣：「那麼多人，死了之後要落葬，他可曾說葬在什麼地方？」

齊白「啊」地一聲，顯然他一直未曾想到過這個問題，他立時一揮手：「我看，一定也在這個山洞中，我也是，一看到了他，就驚呆太甚，憑我的經驗，一定很容易找得到！」

巨宅餘下的部分，我們祇是草草了事看了一下就出了大門，那人十分順從的跟著，完全像是一個嬰兒，這樣子的神經病，看來是腦部受過十分嚴重傷害的人。出了大門，繞著宅子轉了一轉，那山洞十分大，正中是巨宅之外，山下還有十分多空地。從宅子的圍牆到山洞的洞壁，每一處都超過三百公尺以上——我一進來時就說過，那山洞大得異乎尋常。

在半小時之後，齊白的視線，就盯在一處洞壁上。山洞的洞壁，本就巉巖不齊，很多處，還有泉水湧出，也有陽光射得到處，比手臂還粗的山藤盤紮。

齊白盯著一處看，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順著他的目光看去，看到那洞壁上，有看來像是天然的，但仔細一看，就可以看出是人工開鑿的痕迹，踏足處，跟隨著那些可以踏足的突出石塊，可以登上一個突出約有二十公尺的石坪。由於突出石坪的阻隔，石坪上的情形，就不是很看得清楚。

齊白伸手指向上一指，用十分語氣道：「就在這上面！」

我對齊白的判斷絕不懷疑，他是盜墓專家，哪裡埋著死人，他甚至不必看，單憑第六感覺，就可以知道。他說著，就急急向前走去，我也快步跟了幾步，想起那個人，回頭看了一下，祇見那人正仰著頭，看著那石坪，神情有點怪異。我大聲問了一句：「你想到什麼？」那人並沒有回答。齊白也回頭了一下，悶哼道：「他許是知道自己葬在那上面！別理他，我們上去看看！」

我略為躊躇了一下，實在是由於那人在給我掌摑了之後，一直癡癡呆呆，不帶著他走，他就木立不動，所以我也以爲意，以爲我們攀上洞壁去，他一定會留在原地，不會亂走的。

（七十二）

聽到崔幼晴說沒問題，甘梅君繼續說：「我們公司週休二日，早上九點上班，午休一個半小時，六點下班，三節獎金，外加基本的兩個月年终奖金……」

崔幼晴不敢再分心，連連點頭，專心把甘梅君的話聽進去。

「這個職缺是研發部的助理，也必須是孟經理覺得合適的人選，如果崔小姐沒問題的話，那就請孟經理對妳做一些口頭考試。」

「考試？」崔幼晴有些被嚇到。

「放輕鬆，我不會考試，我祇是問些問題。」孟虎說。

「學長成績這麼好，想要通過你的考試恐怕也很難。」她是很緊張，手心都冒出汗來，不是因爲面試，而是因爲眼前這個男人。

那種沒有預期下的突然碰面，讓她的心亂成了一團。

「妳畢業四年，工作換了五個，也就是不到一年就換一個，能說說爲什麼嗎？」孟虎公事公辦，沒有再多談其它閒話。

每次面試都會被問到相同問題，她已經能應付自如了，這祇能怪她的工作運實在太差。公司方面不希望培養新人之後，沒待多久就揮揮衣袖說再見，那就是在浪費公司的成本，也是浪費前輩教導新人的時間。

「簡單說還是複雜說？」

孟虎笑了，她還是一樣的調皮。「簡單說就可以。」

「第一個工作，公司搬到大陸，所以我就被裁撤了；第二個工作，加班加到暗無天日，所以我就自己離職；第三個工作，祇能說興趣不合；第四個工作，老闆會對我——」她停頓了才說：「對我動手動腳的；第五個工作，嗯……私人因素。」說不出口的私人因素，其實是感情糾紛。

他祇是點頭，沒再追問細節。「妳想要從事什麼樣的工作？妳又想跟什麼樣的同事一起工作？」

「安定中求發展，學習中求進步，就像助理的工作，看是打雞跑腿的，但是也能接觸不同的人事，更可以學習到不同層面的事。」

她邊回答邊提心吊膽的看著孟虎的表情，見他點頭，才又繼續說：「我祇想要單純的工作環境，大家能和樂相處最重要。」

「我問完了。」孟虎說。

「就這樣？」這也太簡單了吧？崔幼晴有點不能相信。

沒問她中英打一分鐘幾個字？沒問她會不會使用電腦？沒問她的專長是什麼？沒問她爲何要來這家公司應徵？

通通沒問，別人面試需要二十分鐘，而她祇花了十分鐘，這代表她表現得很差，提早被三振吧？！

「崔小姐，請妳回去等候通知，無論有沒有錄用妳，三天之內，我們都會給妳一個答覆，謝謝妳今天來面試。」甘梅君客氣的說明。

崔幼晴站了起來，顯得有些手足無措。「那……謝謝你們。」她不知道該有什麼樣的反應，或者該用什麼表情來面對孟虎。

「晴晴，我待會還有面試，不能和妳多聊，有空我們再通電話。」孟虎適時的開口說話。

「好啊，有空再聊。」她知道他說的場面話，並沒有太多妄想，他能這樣客氣，她已經很開心了。

才離開椅面，腳才跨出一步，她忘了自己腳下的高跟鞋，一個拐腳，差點往前跌倒，幸好孟虎眼明手快的扶住她。（四）

痴心愛戀

黃垂垂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柔玉小姐正背著身子，在香幾邊盪香，忽聽得腳步響，忙忙轉回頭來，見是蔣青巖，一時迴避不及，蔣青巖恭恭敬敬，望著柔玉小姐一揖，道：「賢妹拜揖。」柔玉小姐正色道：「夜闌人靜，哥哥卻從何處混入我臥室，哥哥即不避嫌疑，獨不畏禮法乎！」蔣青巖道：「客枕無聊，偶爾閒行，望見燈光，不覺信步至此。」

聽得賢妹聲音，特來相訪，並謝前日園中寬縱之恩，與適間關念之德，兼有拙作請正。不知賢妹如此相拒之深，即嫌疑禮法，亦當爲多情人恕耳，乞容少坐，略訴衷腸。」蔣青巖口中說著，身上便要坐下。柔玉小姐慌忙道：「哥哥快去，婢子、從人即刻到來，倘被他們撞見，不但有損於哥哥，亦且遭冤於小妹。如再遲疑，小妹即去稟知爹娘，哥哥那時便要見怪。」

正說間，遠遠聽得韓香和絳雪的笑聲，蔣青巖忙向袖中取出一張詩稿，放在桌上，飛奔下樓去了。嚇得柔玉小姐心中突突地跳，忙將詩稿藏起。韓香和絳雪早已來到。蔣青巖躲在暗中，看那韓香雙手把著一張精緻仿古的琵琶，笑盈盈和絳雪同上樓去。歇了半會，然後才聽得調弦定響，漸漸彈入正調，彈得指尖飛舞，紛紛撲撲，恍如金戈鐵馬之聲。

柔玉小姐道：「此非項王該下之戰乎，不然，胡爲壯然以悲，凄然以怨耶？」再一轉其聲，將斷不斷，欲離不離，兒啼母泣，風高馬嘶。小姐道：「此非十八拍之遺音乎，不然，何以夷猶不決，似戀將離耶？」又一轉其聲，如思如慕，如寄如訴，悄然而深，神情飛度。柔玉小姐聞之，不覺長歎道：「此風求風之減調也，請止勿彈。」韓香道：「小姐真神人哉！昔日文姬辨琴，至今傳爲美談，今日小姐似又過之。小姐既不樂聽此曲，妾尚有新曲一套，請小姐靜聽，待妾細彈。」

此時已將三鼓了，那韓香再整冰弦，冷彈慢拔，這一曲比前三曲更覺難聽，其中聲響，有似兵敗將死、君亡臣竄者，有似老監呼天、宮娃泣夜者，這一彈，連那窗櫺兒都彈得搖撼，燈影兒都撥得昏黃，怨恨悲傷，萬端交集。柔玉小姐不覺聲音哽咽，說道：「此曲何以傷心至此，豈雍門之琴、漸離之樂乎？我不忍聽。」此時蔣青巖在樓下聽得此曲，也忍不住潸然淚下。那韓香彈了一會，停了手，問道：「小姐知此曲乎？此前朝《後庭花》也。」柔玉小姐道：「原來是亡國之音，若一再彈，令我心碎。姐姐你這一手琵琶，真可謂千秋絕技。」（二十二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